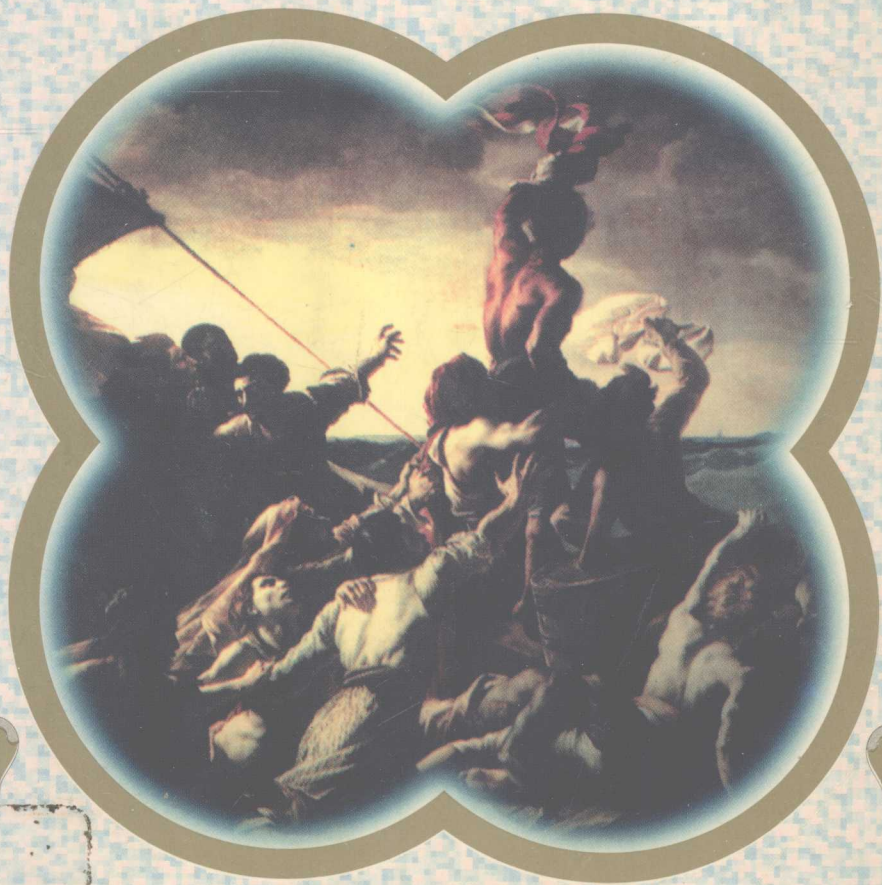


世界中篇名著金库

人的命运

[苏俄]肖洛霍夫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人的命运

[苏俄] 肖洛霍夫等著

冯加等译

主编：杨武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蒋晓云 李亚南

封面设计:邹小工 喻声虹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人的命运

定价 21.80 元

作 者 肖洛霍夫等

ISBN7-5411-1612-2/I·1447

译 者 冯加等

1996 年 8 月 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6 插页

字数 359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前 言

杨武能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有一种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因而也倍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体裁或者说样式，它的拉丁文以及意大利文名称叫 Novella。Novella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新鲜事”、“新闻”或者“奇闻异事”。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它被用作文学术语，特指一些结构比较严谨，篇幅不十分长，而且是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散文体或诗体的叙事作品，如像卜伽丘的《十日谈》里的那些故事。也可以说，这种体裁实际上就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卜伽丘可以称作它的创始者，《十日谈》乃是它发展初期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代表。继卜伽丘之后，英国的乔叟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可以断言，这种体裁是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具体地说，孕育在市民阶级富丽堂皇的客厅里，产生于他们轻松愉快的聚会中。也就难怪像《十日谈》里的故事，即使出自一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之口，仍然是那样地充满了欢乐和生气。

在法、德等国，一样地随之出现了同类的作品。拿德国来说，市民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较晚，是到了 18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产生卜伽丘式的 Novella，而在德语里的名称也变成了 Nov-

elle。之所以着重提到德国，是因在德语文学中这种样式特别受到重视，其创作实绩和理论建构都可以讲后来居上。从歌德开始以至于20世纪，一代一代的作家都热衷于Novelle的写作，名家名篇层出不穷，而且逐渐打破了一群人轮流讲故事的老套子，风格品种多彩多姿。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以擅长写Novelle而享誉世界的保尔·海泽，他与人合作选编出版的《德语Novelle宝库》（1871—1876）和《新编德语Novelle宝库》（1884—1888）两套选集，就共有48卷之多。至于理论建构，在德国甚至有了被称为Novellistik这个的专门研究领域或学科；而在同样出了不少创作Novelle的大家的法国、俄国和英、美等国，却没有如此的盛况。正因此，下文在谈到Novelle这种样式的特性时，便没少征引德国作家们的论述。

在我们中国，西方的Novelle这种样式，是在“五四”前后随着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拿来”而传入。至于是何时何人，首先将其术语Novelle译成为“中篇小说”，则不可考。而且，严格说来，“中篇小说”这个译法尚欠准确。因为即以篇幅长短而论，西方文学中的这类作品也不完全是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中篇”，因为它们虽说多数在三五万字之间，但短可以仅仅万把字甚至几千字，长可以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字。反之，有些仅从篇幅来看真是“中篇”的作品，最典型的如已被多种“中篇选”收入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绝非Novelle，而是Roman（长篇小说）。因此，今天我们仍把Novelle这种样式称作中篇小说，应该说有“入乡随俗”的意味，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因此，“金库”在考虑收入作品时，也注意了适应我们已习惯的“中篇”的规格要求。

二

然而，中篇小说 *Novelle* 这种体裁样式，除去它篇幅的要求，还有一系列其它思想、艺术方面的特征和特点。所有这些特征、特点，说到底，恐怕都与它们最初产生于市民阶级的客厅里或者聚会中有关，都或多或少地受了这些环境条件的影响：在内容方面，它们反映市民阶级的兴趣爱好，思想情感，理想追求；在形式方面，它们篇幅比较适中，在其发展的早期乃至中后期，往往都以一个人或一些人轮流讲故事的形式出现，于故事本身之外或隐或现地可以看见一个讲故事的人，情节往往比较单一，而且大多引人入胜，整个来说十分注意对于娱悦效果，以满足富裕的市民消闲娱乐的需要。

就效果和作用而言，中篇小说 *Novelle* 显然有别于文学史上通常更早产生的诗歌和戏剧：诗歌（不包括接近诗体小说的史诗和叙事诗）主要作用在抒发情感；戏剧除了早期用于宗教祭礼和节庆，则富于社会教化功能。可另一方面讲到艺术特点，中篇小说 *Novelle* 又与戏剧有不少共通之处，那就是一样地十分讲究故事情节的铺陈，讲究矛盾冲突的提出、展开以至于激化，直到出现一个扣人心弦的高潮和转折点，然后再慢慢进入矛盾缓和、解决的尾声和结局。

正因为这些共通之处，在歌德和浪漫派的理论家们纷纷强调 *Novelle* 内容的“闻所未闻”、“令人惊奇”也即传奇性之后，德国 19 世纪杰出的中篇小说作家施笃姆便进一步指出：“成功的 *Novelle* 乃是戏剧的散文姊妹，是最严格的文学样式。它也像戏剧一样反映人生最深刻的问题，也必须以一个矛盾冲突为中

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去组织全篇，因此就要求形式极为完整严谨，剔除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确实如施笃姆所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去一些个现代派或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品已发生了变异，成功的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无不富有明显而强烈的戏剧性。

从《十日谈》开始，西方的中篇小说在谋篇布局上似乎还有一个常见的特征，就是喜欢和善于使用所谓的“框形结构”。那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们的聚会，事实上便构成一个框子，里边包容着一则则的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框形结构在中篇小说中可谓变化多端，在一些擅长使用它的大家手里有着无穷的妙用。简单地讲，这种手法颇能适应前面提到的 *Novelle* 那些特点，同时既可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也能给讲故事的人提供抒发己见的机会，从而使框子里的主要故事变得客观、完整、单纯和轮廓清晰，还可以描写环境，渲染气氛，使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变得更加鲜明、突出。*Novelle* 的框形结构的种种作用，在不同的作品里分别代替了戏剧舞台上的序幕、尾声、幕间的过度表演乃至旁白和插科打诨等等。

论及中篇小说 *Novelle* 的艺术特色，还不能不提一提保尔·海泽的所谓“猎鹰理论”。在 1871 年出版的《德语 *Novelle* 宝库》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猎鹰”一词典出《十日谈》第五日第九个故事之前的引言：

费得里哥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

从这段引语，海泽悟出了 *Novelle* 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

就是每个故事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矛盾激化到看似无法解决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转折；而引出这转折的，最好是一件具象的、独特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海泽称之为 Dingsymbol（“象征物”）——，例如那只对于费得里哥来说十分珍贵的猎鹰。海泽因此认为，每一个中篇小说 *Novelle* 的作者应该经常问“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在哪里？”海泽的这一理论，事实上又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 *Novelle* 与戏剧的亲密关系。那所谓“象征物”或“物的象征”，不就是在戏剧或现代的影视艺术中常常反复出现、大写特写并最终引起剧情突变的某一特别的道具么？

关于中篇小说 *Novelle* 的思想艺术特征，不可能在一篇短序里完全说清楚。因为这种文学样式在欧美国家历史悠久，19 世纪以后又传到了东方，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流派乃至不同作家个人之间，思想和风格方面都必然存在许许多多明显的差异，绝难一概而论。上述笔者所归纳的，应该说是中篇小说 *Novelle* 比较偏于传统的实践和理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好在只是抛砖引玉；从“金库”选收的丰富多彩的作品本身，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作家、理论家当可见仁见智，有更多珍贵的发现，得出更精辟的结论。

三

关于 *Novelle* 这种样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同样没法在此一一细说。总而言之，它在欧美整个比较发达，虽说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产生先后和发达程度的差异；而有的地方，

如在英美文学中，甚至根本不存在 *Novelle* 这个明确的概念和有关理论——英语里的同根词 *Novel* 也指长篇小说——，但尽管如此，仍然产生这一些富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引进这种文学样式也比较早，同样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家、杰作。“金库”前十卷已尽量选收了这些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读者简况附于每一卷后的总目录便可知道，这儿不再重复罗列。

可是十卷的篇幅实在有限。请想一想，单单德语的 *Novelle* “宝库”，海泽在上个世纪末便出了 48 卷之多！因此，“金库”前十卷只包容了世界 *Novelle* 杰作、精品的很少一部分，真是遗漏多多，令编者、读者深感遗憾。好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笔者都有决心使“金库”继续丰富扩大，以期名副其实，因此第二个十卷的稿子已在征集之中。它们将补前十卷之不足，选收因本人粗心大意而被忽视了的，因一时未能征集到满意的译文而暂付阙如的，因已一选再选而被有意识保留到了以后的大家、名家，诸如意大利的卜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歌德、蒂克、托马斯·曼，法国的莫泊桑、左拉、萨特，奥地利的卡夫卡，英国的霍桑、劳伦斯，美国的艾伦·坡、海明威，印度的泰戈尔，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等等等等。

笔者一再使用“征集”这个词，意在说明选编“金库”的特殊工作方法。那就是没有满足于在自己一个人能够掌握的资料范围内挑挑拣拣、将就拼凑，像时下某些出版社自己或请人“编”的重复很多的选本那样；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向译家们征集，请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学的专家们自荐其最满意的译品，从而避免了“金库”工程为一己的孤陋寡闻所误。当然，尽管如此，由于上面已提到的诸多原因，已取得的结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采取“征集”的办法，还自然地解决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十

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金库”所收译作全都取得了译家本人或译家继承人的授权。

还须一提的是，“金库”各卷的顺序基本上与时代的先后相吻合，而每一卷又做到了作家乃至国家不出现重复，以求广采博取、富有变化的同时，又有哪怕那么一点点儿系统性和条理性，使每一次推出的十卷大致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辑、一套。这样不仅便于收藏，而且能使认真的读者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些个文学史的知识或者说至少是印象。在每一篇作品前附了译者们撰写的小序，可以作为阅读理解的引导和参考，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同样没法道尽一篇篇杰作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审美的方方面面，读者完全没理由受其拘束。

参加“金库”工程的译者有几十位之多，而且几乎都是在我国读书界和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名家。为了支持“金库”工程，他们或贡献出了精彩的新译，或认真地重订了过去已受到欢迎的译品，或推荐选题帮助组稿。对于他们，其中尤其是对北京的吕同六、蒋承俊，上海的郑克鲁、韩世钟，安徽的力冈，杭州的朱炯强等等，笔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在今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指教、支持和帮助。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和完成“金库”的第一期工程，四川文艺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这装帧高雅、印制精美的头十卷摆在读者、译者和主编者面前时，他们的眼光和魄力，其中尤其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策划、审稿、设计等具体工作的王森和蒋晓云等同志的辛劳，无疑应受到我们的感激和赞许。

对于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谬误，帮助提高“金库”以后的工程质量的读者和文学界的同行、专家，也在此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

1995年9月 锦水河畔 四川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苏俄) 肖洛霍夫	
人的命运	冯 加译 (1)
(德国) 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	
犹太人的山毛榉	傅惟慈译 (40)
(日本) 永井荷风	
花街上的风波	宋再新译 (93)
(法国) 弗朗索瓦兹·萨冈	
朦胧的微笑	谭立德译 (232)
(吉尔吉斯) 艾特玛托夫	
查密莉雅	力 冈译 (323)
(美国) 亨利·詹姆斯	
螺丝在拧紧	朱碧恒译 (378)

人的命运

〔苏俄〕肖洛霍夫 著
冯 加 译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 1900—1984) 苏联俄罗斯杰出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气势宏伟，描写了 1912—1922 年间顿河地区哥萨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动荡生活。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各阶层的变化，他们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卷入历史事件强大旋涡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小说获 1941 年度斯大林奖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顿河地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和错综复杂的斗争。小说获 1960 年度列宁奖金。1965 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金，表扬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肖洛霍夫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据统计，截止到 1983 年 1 月 1 日，他的作品已译成 80 多种文字。

《人的命运》(一译《一个人的遭遇》)是肖洛霍夫从多中篇小说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发表不同寻常。1956 年年底和 57 年元旦的两期《真理报》，使得小说产生轰动效应，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一夜间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人物。小说的谋篇朴实无华，它

由作者开宗明义的引子，不时穿插的抒情旁白，言简意赅的结束语，加上小说的主体——主人公的自述身世结构而成。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全部素材——他的战前经历，战争中的遭遇和战后生活，既真实，又典型。小说贯穿着作者对战争与人的命运的思考。通过主人公的遭遇，作者无情地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它对人造成的灾难、悲剧、痛苦和心灵创伤。但是索科洛夫这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却承受了战争的种种磨难困苦，始终没有被战争击倒，平凡的人表现出百折不挠的非凡的精神力量。孤儿瓦尼亚的出现，让主人公看到了未来和希望，他以全部父爱呵护这遭到同样命运的“小雏儿”，那些饱蘸深情的笔墨展示了主人公无私博大的胸怀。最后，两个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相依为命，走向新的生活。在通篇哀伤的基调上，响起了高昂乐观的旋律。

《人的命运》篇幅小，容量小，函意深刻，艺术感染力强，是战争题材中堪称典范的中篇杰作。由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导演的同名电影获1959年国际电影节金奖。

献给一九〇三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叶夫根尼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列维茨卡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来得出奇的早，而且天气一直晴稳。三月末，从亚速海一带吹来阵阵暖风，吹了两天两夜，使得顿河左岸的沙地全部裸露出来；草原上，那些灌满积雪的谷地和沟壑也都膨胀起来；条条小河冲破冰层在草原上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几乎完全无法通行。

在这种道路泥泞、交通受阻的时节，我却因事非得去一趟布卡诺夫镇不可。好在路不算远——总共六十公里光景，可是

要走完这段路程却不那么容易。我跟一位同志日出前就出发了。一对喂得饱饱的马，绷紧套索，很费劲地拖着一辆沉重的四轮马车。车轮陷进湿漉漉的掺和着冷雪的沙土里，一直陷到车轴处。一小时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鞅的细皮带下，已经出现了一团团白花花的汗沫，而在早晨的清新空气里，散发着浓烈而醉人的马汗味和暖烘烘的柏油味——马具上涂过大量的柏油。

遇到马特别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融雪在靴子底下咕哝作响，走起来很是费劲。道路的两旁还结着一层薄冰，经太阳一照，犹如水晶般闪闪发光，那里就更难举步了。走了六个来小时，才走出三十公里，最后我们来到了叶朗卡河的一个渡口。

位于莫霍夫斯科耶村庄对岸的这条河并不算大，夏天有些地方还经常干涸，如今这片赤杨丛生的河滩沼泽地上，开河时涨出的水竟漫出整整一公里宽。渡河全靠一条不结实的平底小船，载重不超过三人。我们把马车放了回去。在河对岸集体农庄的板棚里，有一辆饱经战火洗礼的旧“威力”车^①在等着我们——这车冬天就放在那里了。我和司机两人颇为提心吊胆地坐进了那只破旧的小船，另一位同志和行李留在岸上。船刚离岸，破烂的船底就有好几个地方喷出水来。我们用手头的东西堵着漏船，一路上不停地把水往外掏。一小时后我们总算到了叶朗卡河的对岸。司机先把吉普车从农庄里开到岸边，随后走到渡船前，抓起桨说：

“要是这条该死的破船不在水上散架，两小时后我们才能回来，别想更早了。”

^① 一种美国造的军用吉普车。

村庄远远散落在河的一侧，码头附近一片寂静——这样的寂静只有在深秋或初春时节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水上飘来浓重的潮气，还有那腐烂的赤杨树的酸涩味。从隐没在远方淡紫色雾霭中的霍皮奥尔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下解放出来的土地那永远清新的隐隐可以闻到的芳香。

在不远处的岸边沙地上，躺着一排倒塌的篱笆。我坐到上面，想抽支烟，可是伸手一摸棉袄右侧的口袋，才懊丧地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全给泡湿了。原来在摆渡的时候，水浪从低沉的船帮外打进来，浑浊的河水把我的上身都打湿了。当时我无暇顾及我的香烟，我得扔下桨，赶紧把水掏出去，以免小船沉没。现在我一边难过地抱怨自己的疏忽，一边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那包泡软的烟来，蹲下去，把那些已经变成褐色的湿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是中午。阳光明媚得像五月天一样。我指望香烟能很快晒干。太阳烤得人那么热，我真后悔穿了这身士兵的棉袄棉裤上了路。这是冬天过后真正暖和的第一天。我就这样坐在篱笆上，独自一人，置身于这片寂静和孤独之中，并且摘掉头上那顶护耳旧棉帽，让微风吹干，因使劲划桨而汗湿的头发，无忧无虑地举目眺望着蓝天上飘浮的白云，真是好惬意啊！

不久，我看到，从村边的院落后面有个男人走上大路。他一手牵着一个小男孩，那孩子看上去也就五六岁，不会再大了。他们疲惫地朝渡口方向慢慢走来，但是走到车子旁边，却朝我这边拐了弯。这个身材高大、背有点驼的男人，走到我跟前，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好啊，兄弟！”

“你好！”我握了握他向我伸来的那只又大又硬的手。

男人俯身对孩子说：

“跟叔叔问好呀，乖儿子。你看他也是一个司机，跟你爸爸一样。只是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是这种小车子。”

孩子微笑着，用一双如晴空般明亮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勇敢地向我伸出一只粉红色的冰冷的小手。我轻轻摇了摇他的手，问：

“你怎么啦，小老头儿，手这么冷呀？外面多暖和，你怎么冻坏啦？”

小家伙露出令人感动的天真无邪的信赖神情，紧紧地靠在我的膝头，吃惊地扬起淡淡的小眉毛。

“我怎么会是小老头呀？叔叔，我还小呢。还有，我一点儿也没有冻坏。手冷，是因为刚才我滚雪球来着。”

父亲从背上取下干瘪的行囊，疲惫地在我身旁坐下说：

“带着这样的旅伴出门真叫人为难！他把我累坏了。你迈大步，他就小跑，没办法，你就去迁就这样的‘步兵’吧。这一来，我就得把一步变成三步走，就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就像乌龟跟不上马。再说，一路上还得时时刻刻看住他。稍不留神，他就溜到水洼里去磨蹭，要不，折根冰凌，当糖似的含在嘴里。不，带着这样的旅伴出门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是赶长路呢。”他沉默片刻，过后又问：“你怎么呢，兄弟，在等首长吗？”

我不便向他表白我不是司机，便回答说：

“得等一等。”

“有人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渡船快到了吗？”

“大约两小时以后。”

“得好一阵呢。也罢，趁此机会休息一下，我也不急着上哪儿去。刚才从路旁经过，一看：有个自家人，有个司机兄弟在

晒太阳。我想，好啊。我顺便去看看他，一块儿抽支烟。一个人嘛，抽烟也罢，死也罢，总感到烦闷。瞧你过得很阔气的，还有香烟抽。看样子，把烟弄湿了，是不是？算了，兄弟，弄湿的烟，好比害病的马，不管用了。来吧，不如抽抽我的辣叶子。”

他从旧军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卷成筒状、红绸子做的磨旧了的烟荷包。当他解开它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绣在一角的文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生赠。”

我们抽着这种自家种的辣叶子，很长时间都默默无语。我本想问他，带着孩子去哪儿，有什么急事非得在这种道路泥泞的日子赶路，但他却先问我了：

“你怎么，战时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吧。”

“在前线吗？”

“是的。”

“噢，我也在那边呆过。兄弟，可真是吃尽了苦头啦。”

他把两只黧黑的大手放在膝上，弓起了背。我从旁瞧了他一眼，我的心情不知怎么很不自在……你可曾见到过那样一双眼睛——一双仿佛蒙上一层灰烬、饱含着难以排遣的极度悲哀、令人不忍卒睹的眼睛？我的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他从篱笆上折了一根弯曲的枯枝，默默地在沙地上划了一阵，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之后又说起来：

“有时夜里睡不着，黑暗中睁大眼睛在想：‘生活啊生活，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无论黑夜，还是白天，我都得不到答案……得不到，永远得不到！”忽然间他醒悟过来，慈爱地推了推小儿子，说：“去吧，乖乖，到水边去玩一会儿吧，在大河边小孩子总能拾到什么宝贝的。只是要小心，别把脚弄